福柯的著作带给读者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，福柯没有依循特定的技术程式或任何古板的学术先例（或许福柯的写作风格也有更早的典范，恕笔者的疏漏），各式各样分属不同细分领域的碎片被从犄角旮瘩中收集起来，织就一席华丽的披肩，不得不说，仅阅读上的愉悦感便也的确不同凡响。福柯书写的不是关于监狱的“历史学”著作，而是以作者所提出的“概念”统摄全文，这是一种广泛的“知识分子”式的思考的成果。依靠着这种创造，一种新的文化研究范式与福柯的名字相联系起来，谱系学的方法诞生了。

在福柯的思考中，“权力”成了最中心的、关键性的概念。明显，福柯并未单纯在最通俗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词语，但福柯也从未对他所指的“权力”的内涵与外延作出明确、清晰的定义（至少在本书中没有）。他通过在不同的情形下使用“权力”来描述一种强大的、需要被警惕的“外部性”力量，为“权力”赋予了由福柯所创造的意义。对语词和概念类似的运用贯穿了本书的写作，福柯在各种书写、研究对象之间叠床架屋，不断的地使用“中间状态”来进行描述与分析。福柯的文笔是流畅、生动的，充满着隐喻式的文字，读者无疑会从其中感受到某种触动；福柯引用的材料是广泛、详尽的，足以支撑其漫长的笔调与意欲阐释的图景。但以思想者的角度来看待福柯，显然也是有所不足的。优美的文笔加之丰富的隐喻或许可以成为一部优秀小说的关键，正如《1984》，但不将隐喻背后的存在揭示出来，对以彰显“真理”为目的的理论，则是不够的；福柯分析“权力”及与之相关的概念、行动，但“权力”始终与福柯的思考存在着疏离，作者始终未能超越概念本身的界限，只是在“权力”之下开展种种的探索。而在“旧概念”之上再起“新楼”，叠床架屋的做法又使得无论在此基础上的观点、思考多么有洞察力，终是在认知领域主动地远离进一步了解康德的“物自体”的可能。或许依靠着作者对于“现象界”出众的直观把握力，在这种“失真”的结论的指引下，仍可朝着于人性的自由与解放靠近，“失真”总归是不可持续性的。

福柯的后继影响力在二十世纪的学者中可称得上巨大，其遗产的不同方面也同样被放大。某种意义上，福柯的研究范式中的积极因素较多来源于个人的创见，而消极的因素则有着更长的文化背景与历史传统。需知道，优劣本是相伴而生的。